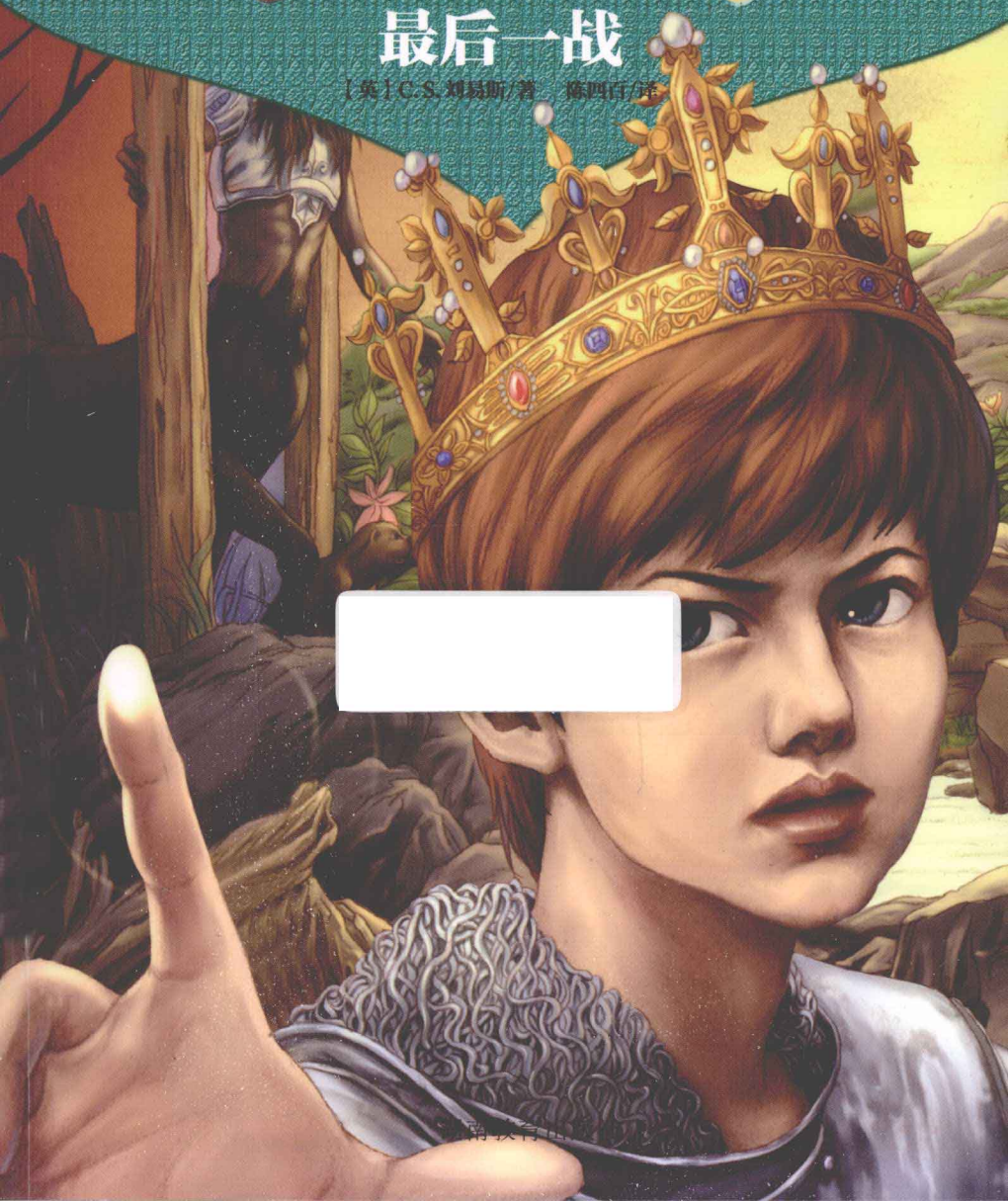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CHRONICLES
OF 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最后一战

[英] C.S. 刘易斯 / 著 陈四白 / 译



THE CHRONICLES OF
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最后一战

[英国] C.S. 刘易斯 (著) 陈四百 (译)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战 / (英) 刘易斯 (Lewis, C.S.) 著; 陈四百译. — 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14.1 (纳尼亚传奇系列)
ISBN 978-7-5539-1023-9

I. ①最… II. ①刘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— 长篇小说 — 英国 — 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6689 号

最后一战

[英] C.S. 刘易斯 (著) 陈四百 (译)

责任编辑: 陈莹

文字编辑: 朱薇

美术编辑: 赵宇

审译: 徐明炜 朱梦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(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邮编: 410007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三友印务 (深圳) 有限公司

(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066 号 邮编: 518054)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

规格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95 千

印张: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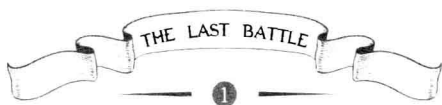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978-7-5539-1023-9

定价: 15.00 元

CONTENTS
OF
NARNIA

目 录

- 001 ————— 深渊边
- 011 ————— 国王的冲动
- 020 ————— 狡黠猿耀武扬威
- 030 ————— 当天夜里的事
- 038 ————— 国王获助
- 048 ————— 成功夜袭
- 058 ————— 小矮人
- 069 ————— 老鹰的情报
- 077 ————— 马厩丘大集会
- 086 ————— 谁入马厩
- 095 ————— 加快步伐
- 104 ————— 穿过马厩之门
- 112 ————— 小矮人自我拒绝
- 123 ————— 黑夜降临纳尼亚
- 132 ————— 更高更远处
- 139 ————— 永别幻国



深渊边

在纳尼亚王国末期，远在灯柱丛林再往西的地方，在大瀑布附近，住着一只类人猿。它非常非常老了，以至于没人记得它是什么时候搬来这里的了。它要多聪明有多聪明，也要多丑有多丑，身上的皱纹更是多得让你无法想象。它的名字叫狡黠。它有间小木屋，筑在树丫上，还是用树叶做的屋顶。那片林子里，会说话的，无论是野兽还是小矮人，或是人，都没有几个。不过，狡黠猿有位邻居兼老友，即驴先生——迷糊。它们都宣称对方是自己的朋友，但是，从它们的相处方式上看，也许你会认为，迷糊驴更像是狡黠猿的仆人，因为所有的活儿都是它在干了。

它们一起去河边打水，狡黠猿负责把大皮囊灌满水，负责把水背回去的则是迷糊驴。要是需要去远在河下游的镇上买东西，则是迷糊驴背着空篓去，又背着沉重的满篓子回。但背回

来的各种好吃的，却是狡黠猿吃掉，因为狡黠猿会说：“你懂的，迷糊驴，我不能像你那样吃些花花草草，所以在其他方面有所补偿也无可厚非嘛。”迷糊驴则会说：“当然了，狡黠猿，当然了，我懂的。”迷糊驴从不抱怨，因为它认为狡黠猿比自己聪明得多，狡黠猿跟它做朋友，那是看得起它。要是迷糊驴想跟狡黠猿争论什么，狡黠猿就会说：“迷糊驴，你听着，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我比你清楚。你自己不太聪明的，迷糊驴。”然后迷糊驴就会说：“是啊，狡黠猿，你说得没错，我是不聪明。”接着它就叹口气，该干吗干吗去了。

某年初春的一个早晨，这对朋友外出散步，它们沿着锅潭而行。锅潭是位于纳尼亚西陆峭壁之下的一个深渊。大瀑布注入其中，声若雷鸣，另一头则是奔流而过的纳尼亚河。因为大瀑布的关系，锅潭里的水总是汨汨冒泡，不停旋转，像是在舞蹈，更像是一大锅开水，这也正是它名字的由来。早春时节，是锅潭最为生机勃勃的时候，因为纳尼亚往西的西部荒原上，群山雪融，水流丰沛，随着大瀑布裹挟而来。纳尼亚河也是发源于此。

它们注视着锅潭，突然，狡黠猿伸出它那皮包骨头的黑手指，说：“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是什么啊？”迷糊驴问。

“刚才从瀑布中掉下来的那个黄色东西。快看，又出现了！浮上来了。我们必须得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。”

“必须？”迷糊驴问。

“当然是必须。”狡黠猿说，“肯定是有用的玩意儿，勇敢点儿，跳下去，把它捞上来，我们好好看看是啥。”

“跳到锅潭里去？”迷糊驴耳朵抖了抖。

“那如果不跳，我们怎么捞上来？”狡黠猿说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迷糊驴说，“你跳下去不是更好吗？因为，你看，是你想知道那是啥，我不太想知道。而且，你还有手，跟人或小矮人差不离，要是需要捞什么，恐怕更合适。我只有四只蹄子。”

“还真没看出来，迷糊驴，”狡黠猿说，“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，真的，真没想到。”

“呀，我说错了吗？”驴子用一种相当谦卑的语调说，因为它看得出来，自己把狡黠猿惹毛了，“我只不过是说……”

“你只不过是说想要我跳下去，”狡黠猿嚷道，“就跟你不知道我们猿类脆弱的肺容易得伤寒似的！好啊，我跳就我跳！就算只在风里我就打哆嗦了，我也跳！要是我死了，你会后悔的。”狡黠猿带着哭腔。

“别，别，别，千万别，求你了！”迷糊驴喊，说是喊，其实更像是在驴叫了，“我从来都没这意思，狡黠猿，真的，真没有，你知道的，我那么蠢，不能同时考虑几个事儿。我忘了你的肺很脆弱了。你千万别跳下去，我去。狡黠猿，千万答应我，你别下水。”

狡黠猿答应不下水了，迷糊驴开始不停地在锅潭边的石头上试探，想找个能下水的地方。在这样一个寒风刺骨的时候，湍急的水里还不停地冒着泡，要就这么跳进去可真不是闹着玩儿的。迷糊驴害怕了，在石头上哆嗦了得有一分钟。狡黠猿开始喊了：“还不如让我跳进去！”

迷糊驴急忙喊道：“别，别，别，你答应我的。我跳。”接

着迷糊驴就跳下去了。

奔流着的水泡拍打着迷糊驴的脸，它嘴巴和眼睛上全是水，根本看不清。它很快就沉了下去，一直沉了好几秒，等到再冒出水面的时候已经被冲到锅潭的另一边了。它被卷进了旋涡里，被水带着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，水转得也越来越快。终于，它被冲到了瀑布下面，飞奔的瀑布把它打进了水里。它越沉越深，迷糊驴觉得自己肯定得挨呛了。再次冒出水面的时候，迷糊驴终于到了那个东西附近，它想伸蹄子去够的时候，那东西却被冲走了，还被瀑布打到了水里。等它浮上来的时候，迷糊驴离它更远了。万幸的是，就在迷糊驴累得要死、浑身是伤、四肢都要冻麻了的时候，它成功地咬住了那个东西。迷糊驴挣扎着从水里爬出来，把那东西放在面前，想用前蹄把它扯起来，但那东西实在太大了，就跟火炉前面铺的地毯似的，又重又湿，还滑溜溜的。

迷糊驴把那东西拖到狡黠猿跟前，它浑身是水，不住地打战发抖，拼命想缓过劲儿来。狡黠猿却连看都不看它一眼，更没问它怎么样。狡黠猿把那东西摊在地上，不停地绕着它转，左拍拍右闻闻，突然，眼睛里闪过一道邪光：“这是张狮子皮。”

“额——哦——啊，是吗？”迷糊驴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我想知道……想知道……”狡黠猿自言自语道，脑子里拼命在想什么。

“我想知道是谁把这可怜的狮子杀了的。”迷糊驴脱口而出，“该把它葬了，我们得给它举行个葬礼才是。”

“噢，它可不是头会说话的狮子，”狡黠猿说，“何苦自找

麻烦，整个西部只要过了大瀑布就没有会说话的动物了。这肯定是只哑巴狮子的皮。”

插一句，这次还真让狡黠猿说对了。这头狮子是几个月前在西部荒原的某个地方被一个猎人杀死的。那个男人杀了狮子，还把它皮剥了下来。这就是题外话了。

“那也一样啊，狡黠猿，”迷糊驴说，“就算这真是一头哑巴狮子的皮，我们也该给它举行个体面的葬礼呀。我是说所有的狮子不都是——啊，不都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吗？你懂的，这跟那位有关。你明白吧？”

“迷糊驴，别犯傻了。”狡黠猿反驳道，“你知道的，思考可不是你擅长的事儿。我们得用这张狮子皮给你缝件暖融融的高级外套过冬。”

“啊，我不会喜欢的。”驴子说道，“穿上它的话，我就会像……我是说，其他野兽可能会……就是说，我不应该感到……”

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狡黠猿边嚷边不住地挠身上，就像其他猿类常干的那样。

“要是我这样的一头驴竟然穿上狮皮外套的话，我认为这就是对伟大的狮王阿斯兰的大不敬。”迷糊驴道。

“求你别在那儿瞎嚷嚷了。”狡黠猿又反驳它，“你一头蠢驴能懂什么？迷糊驴，要知道，思考问题这种事儿你做不来，干吗不让我替你思考？你怎么就不能像我待你那样待我呢？我并不认为我干啥都行，我知道你在有些事儿上比我厉害，这也就是我要让你跳进水里去的原因，我知道你在这事儿上比我高明。但是，碰上你干不了而我能干的事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去

干？难道我就不能干什么事儿吗？你得公平，得轮着来。”

“你这么说的话当然可以。”迷糊驴说。

“跟你说，”狡黠猿道，“你还是赶紧沿着河小跑到下游的奇滨福特，去看看那儿有没有橘子或是香蕉。”

“可是我很累了啊，狡黠猿。”迷糊驴恳求道。

“是啊，但你不是又湿又冷吗？你需要暖和起来。小跑最好不过了，何况今儿奇滨福特赶集呢。”当然，迷糊驴答应了。

就剩狡黠猿自己了，它开始拖着脚走起来，不是两脚就是四肢着地，直到爬上了自己那棵树。它开始在树上晃动着，从一根树枝晃到另一根，口里吱吱呀呀地大喊大叫，笑得龇牙咧嘴，最后它回到自己搭在树上的小屋里，翻出针线，还有一把大剪刀——它很聪明，小矮人们教过它怎么缝制衣服。它把一团线（线很粗，说它是绳子更合适些）塞进嘴里，两颊鼓鼓的，就跟喝了一大口咖啡似的。它用嘴唇夹着针，左爪拿着剪刀从树上爬了下来，又一晃一晃地走到狮子皮那里，蹲下来开始干活了。

狡黠猿立马就发现，狮子皮的躯干部分对驴子来说太大了，而脖子那儿又太短了。于是它从大的那里剪下一大块皮毛，好给驴子做长围领，又把脑袋那里剪下来，把围领缝到脑袋和肩膀之间。它把狮子皮的两边都缝上了线，好从驴子的肚子下面把皮的两边系起来。偶尔有鸟儿从它头顶上飞过的时候，它就停下来，不安地抬头张望，它不能让任何动物看见它在干什么。其实那些鸟儿都不会说人话，就算让它们看见了也没什么关系。

下午很晚的时候迷糊驴回来了。它没有小跑，而是一步一

步缓缓地挪着，就跟其他驴子一样。

“哪儿有什么橘子，”迷糊驴说，“香蕉也没有，我太累了。”说着就躺下了。

“快来，试试你崭新的狮皮外套吧，可漂亮了！”狡黠猿喊道。

“噢，讨厌的皮毛，我明早上再试吧，现在太累了。”

“迷糊驴，你也太不厚道了。你累了，那我呢？这一整天，你到山谷下面去休息去散步了，我呢，我在一刻不停地干活，给你缝外套。我的手脚累得都快拿不住剪刀了。你却连声谢谢都不说——甚至看都不看它一眼——你不关心——你——你——”

“亲爱的，”躺下的迷糊驴立即又站起来，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当然愿意试试啦。这外套看上去太华丽了，快让我试试吧，求你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别嚷嚷了，好好站着。”对狡黠猿来说这皮毛太重了，它几乎举不动。但是在无数次的拉扯，加上累得气喘吁吁之后，狡黠猿最终还是把狮皮外套给驴子穿上了。它用狮子皮把驴子身上每个地方都给包了起来，从头包到脚，连尾巴也包上了。但从狮子皮嘴巴那里几乎能看到驴子的整个脸。但凡见过真狮子的人，都不会上当的。但是，要是从没见过狮子，离迷糊驴又不够近，加上光线不太好，而迷糊驴既不驴叫，也不用蹄子弄出声音，这样的话还真可能会把穿了狮子皮的迷糊驴当成狮子。

“你看上去好极了，太伟大了。”狡黠猿说，“以后大家见了你，都会以为你就是伟大的狮王阿斯兰。”



“那就坏了。”迷糊驴说。

“不，不会的，”狡黠猿说，“到时候你叫大家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”

“可是我并不想叫大家干什么。”

“但是你想想我们能干多少好事啊，”狡黠猿道，“你知道的，有我替你出主意哩。我会帮你想好命令。每个人都会服从我们的安排，甚至国王也得服从我们。那我们就能把纳尼亚整治得好好的啦。”

“可是纳尼亚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”狡黠猿喊道，“好好的？现在连橘子和香蕉都没有也算好好的？”

“哦，狡黠猿，你知道的，没有多少人——事实上，我认为除了你没人想要那些东西。”

“连糖都没有。”

“哦，是啊，”驴子说，“要是糖再多点儿的话就好了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，”狡黠猿说，“你扮作阿斯兰，我会告诉你来说什么话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”迷糊驴说，“别提这种可怕的事儿。那是不对的，狡黠猿。我也许不是什么聪明人，可这种事我明白。要是真正的阿斯兰出现了，我们会是什么下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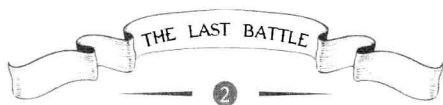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倒觉得阿斯兰会很高兴的，”狡黠猿说，“很有可能就是狮王故意把狮子皮送来的，好让我们整顿纳尼亚。你知道的，狮王从没出现过。现在也不会出现。”

这时候，天上炸了一个雷，就在它们头顶上，大地开始颤抖，小地震来了。它们两个都站不稳，失去平衡，脸朝下摔到

了地上。

“你瞧！”迷糊驴刚喘过气来，就喘息道，“这是前兆，是个警告。我们这是在干极其邪恶的事啊！赶紧把这可恶的皮毛给我脱掉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狡黠猿（它脑筋飞速转动着）说，“正好相反，这是个好兆头。刚才我想说：要是真正的阿斯兰（就像你称呼的）有意要我们这么做，他就会给我们送来一个炸雷和地震——只不过还没等我说出口，就应验了。迷糊驴，现在你非这么做不可了。我们别再争论了。你心里明白，你不可能懂得这些。一头驴子怎么可能懂得预兆呢？”



国王的冲动

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之后，纳尼亚的最后一位国王坐在他狩猎小屋旁的一棵大橡树底下。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他经常会到这里住上十来天。这个小茅草屋矮矮的，坐落在离灯柱林东头不远的地方，在两河交汇处的上游。他喜欢在那儿过简单舒适的生活，远离王城凯尔帕拉维尔的浮华。他就是国王蒂莲，二十到二十五岁的样子，肩膀宽阔强壮，四肢肌肉结实，只有胡子稀稀拉拉，一双蓝色眼睛，一张毫无畏惧而又正直坦率的脸庞。

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，国王身边没有侍从，陪伴他的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——独角兽珍宝。他们就像亲兄弟似的爱着对方，都在战争中救过彼此的性命。这只高贵的野兽紧靠在国王的宝座旁，蓝色的角在奶白色的腹部蹭来蹭去，想要蹭亮一点儿。

“珍宝，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做，”国王说。“除了那个奇妙的消息，我什么也思考不了。你觉得我们今天还会听到其他消息吗？”

“国王陛下，如果那些消息是真的，”珍宝说，“那它们就是自古以来最奇妙的新闻了。”

“应该是真的呀！”国王说，“一个多星期之前，第一群从我们这儿飞过的鸟儿就说：阿斯兰回来了，阿斯兰又回到纳尼亚了。然后是松鼠，虽然它们从没见过阿斯兰，可是它们说阿斯兰肯定在森林里。还有那只牡鹿，说它在灯柱林亲眼见到阿斯兰了，不过隔得挺远的，还是在月光下。后来又是那个从卡乐门来的商人，黑皮肤长胡子的那个。卡乐门人不像我们那么关心阿斯兰的事，可他也说阿斯兰是真的来了。昨天晚上来的獾，它也说看见阿斯兰了。”

“陛下，说真的，”珍宝道，“这些新闻我都信。要说不信的话那就是因为我太高兴了，这也太妙了，简直难以置信啊。”

“是啊，”国王高兴地长吁了口气，简直都要颤抖了，“这比我今生所有的愿望都要美妙。”

“听！”珍宝侧着脑袋，竖起耳朵听着。

“是什么？”国王问道。

“马蹄声，”珍宝回答，“一匹奔跑的马，还很壮，肯定是人头马。看，他来了。”

一匹高大的人头马跑了过来，他长着金色的胡须，前额上是人的汗珠，而背上却是马流的那种汗水。他一直跑到国王面前才停下来，鞠了一躬：“国王万岁！”声音深沉得像公牛。

“来人哪！”国王向小屋门口望去，“给我们尊贵的人头马

先生端酒来。欢迎你，龙威特。你先喘口气再告诉我们你的信息。”

一个男侍从端着一只雕刻得很新奇的大木碗走了出来，他把碗递给了人头马。

“陛下，为阿斯兰和真理干杯，为国王陛下干杯。”

他一口气就把那碗酒（六个壮汉喝都够了）喝完了，并把碗递还给侍从。

“跟我们说说，龙威特，”国王道，“你带来的是阿斯兰的消息吗？”

龙威特皱着眉头，表情很严肃。

“陛下，我们人头马的寿命比人类和独角兽都长，您知道，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又研究了那么多年的星象，可是以前我从没见过这种可怕的征兆，这样的星象从今年年初就有了，夜夜出现在星空里。星象里根本没显示阿斯兰的到来，也没有显示和平与快乐。就我所知，五百年来从没出现过这种行星聚合的星象，这种星象预示着重大灾难。我想我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陛下您了，好当作预警：纳尼亚王国正被某种巨大的邪恶力量笼罩着。昨天晚上，我听到谣传说阿斯兰到来了。陛下，不要相信这种流言蜚语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。星象从来不像人和野兽那样会撒谎。要是阿斯兰真的已经到来的话，星象会有预兆的。如果他真的来了，所有预示幸运和仁慈的星星都会为之聚集。那绝对是个谎言。”

“谎言！”国王很激动。“什么生灵胆敢在这种事上撒谎？”他下意识地把手放在剑柄上。

“陛下，我不知道。”人头马说，“但是我知道这世上骗子